

# 西孟加拉问路故事

王令齐

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博士研究生，研究国家为缅甸

## 一、Adda：初入田野

“打扰一下，请问 Burma Nagar（缅甸村）怎么走？”

“什么？跋摩村？你找哪个跋摩？”这里用的“缅甸”一词（Burma）听起来与一个姓氏——跋摩（Varma）接近，加上本地不太区分辅音 b 与 v，很容易被听者混淆。

“我们这没有从比哈尔来的。”本地的“跋摩”确有不少来自比哈尔邦。

我赶紧澄清：“不是 Varma，是 Burma，现在叫 Myanmar，Ma-yan-ma-r。”

“哦哦，你沿大路直走，大概 10 分钟就能到。”

“您说的是 OC 办公室后面吗，我刚去过了，那里的 babu 说没有。”虽然“babu”一词被许多知识分子与殖民者的“教化”话语联系起来而受警惕与批判，但在孟加拉街头，若想与看起来体面的陌生人开启对话，这仍然是一个好用的称谓。

“就在那里啊，搭 auto（突突车）过去，很快就到了。”

在南亚街头问路，“10分钟”是回答中一个常见的虚指。地图告诉我 OC 办公室大约离此地 2.4 公里，而刚才的经历告诉我，这趟行程意味着十几分钟混杂着尘土和汗味的拥挤体验。虽然只要 7 卢比，手里攥着刚找的零钱，我实在不想再体验一把令人窒息的颠簸。

于是我打开提前存好的一篇报道，把手机递给看起来最年长的一位 babu：“您看，文章说这个 Burma Nagar 在 Ag 火车站附近，也就是这边上。”

这位 babu 接过手机，把眼镜架上了鼻梁，刚才正和他聊天的几位也凑了过来，五对目光一齐聚焦手机屏幕。“啊，那是在这个附近。”他们显然也不太清楚 Burma Nagar 的方位，我赶紧补了一句：“下面有照片，您看照片”。但照片似乎没能帮上什么忙，几位你一言我一语议论了起来，一如还没有被我打扰时的那番景象。

这是一幅南亚、东南亚的常见景象：三五伙伴（一般为男性）聚集在杂货铺、甜点铺或是茶铺闲聊，一聊就是数小时乃至一整天。孟加拉人将这种长时间的闲聊称作“adda”（在南亚的许多语言中，该词仅指聚集的场所，但当代孟加拉语中两义兼备），经由知识分子近百年的反复讨论与书写，这个词与孟加拉人及其生活方式，还有加尔各答这座城市的传统彼此联结，拥有了丰富的意涵。我在《将欧洲地方化》（Provincializing Europe）一书中读到过迪佩什·查克拉巴蒂（Dipesh Chakrabarty）对这些讨论、书写的梳理与精彩反思；但在邂逅 adda 的当下，情境并不容许我去想那许多。我不得不抛开知识，专心感受：这是一种与陌生人轻松、友善的

互动。或许得益于 addadhari (adda 的主要参与者) 间固有的友谊, 善意是不难体会到的; 而长时间的驻留与陪伴则带来了耐心。在轻松的氛围中, 外来者的偶尔闯入并不会令人绷起神经; 对 addadhari 而言, 一次闯入或许只是长时间闲聊之外的一个新话题。如果闯入者是一个笨拙的、陷入困境的外国人, 行人和商贩多少会展露几分慌张; 但 Addadhari 们或向同伴展现能力, 或和同伴合作寻找解答; 田野工作者的贪心多半能在这样的情境中得到满足。找行人或是商贩问路未必能有如此体验。



图 1 常见的街头 adda

图片来源: qz.com

一番讨论过后, 一位 babu 转过头来对我说: “来, 来”, 随即大步向前走去。“他是专业向导哈哈”, 看起来最年长的那位 babu 挥了挥手: “跟他去吧”。于是我跟着“向导”拐进了一条巷子。

“您是导游吗?” 我问道。

“不是不是，我住在 Burma Nagar 附近，对那边比较熟悉而已。”

怎么突然知道 Burma Nagar 在哪了？我一边暗自疑惑，一边在心里为可能的无功而返作好了准备。要是在国内遇到一个陷入困境的外国人，我大概也会这样“逞逞能”吧。不过 babu 们为我安排“向导”的举动，让我意识到了理解“adda”的另一个维度：“adda”是参与者聚集的“地点”，addadhari 的移动的轨迹汇合于此，也将这一“地点”与社区不同部分联结起来。

同时，我也意识到“adda”可以成为一个理想的田野起点：一处正在发生“adda”的杂货铺、甜点铺或是茶铺，也是一处可供田野工作者参与短暂讨论的空间。由于这一空间联结着社区的不同部分，借助这种联系，进入田野或许会变得简单一些。在后来的田野调查中，无论是在投石问路还是寻找访谈对象时，addadhari 们都为我提供了诸多便利。没有他们的善意，我的田野调查将无法顺利开展。

## 二、寻找 N 村：地图以外

当然，要在每日不计其数的“adda”当中找出进入田野的钥匙并非易事，也不是所有 addadhari 都能给你想要的答案。

我曾以为，只要从新闻报道、在线讨论、学术文章中找出缅甸村的地理位置，到当地再问问路人，找到它们应该并非难事。但在抵印之后，等待我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出乎意

料：有的缅甸村因城市建设计划被整体搬迁，可供获取的信息却尚未更新；有的因多地同名，之前的访客混淆两处同名地点，分享了错误资讯；有的则经历了改名，当地年轻人只熟悉其“印度”名字而不了解村庄的来龙去脉，问路时不免也要费一番周章。当目的地周边人口密集且居住形态复杂时，怎样快速找到田野地点便成为了一项挑战。

这天要拜访的 N 村归属 Vm 镇管辖；但直到出发前，我也没能在任何地图上找到它的具体方位。唯一明确的是我需要先挤火车前往 Vm 车站。先前读过的几篇报道告诉我，N 村有一间颇具规模的缅寺；而寺庙在南亚、东南亚的许多地方往往是社区的多重中心，不论是宗教的、商贸的还是社交的。日常的参拜与节日庆典使社区成员时常汇集于此，市集、商铺也因此寺庙周边铺展开来。“那里说不定会有答案”，我心想。但在地图上搜索时，我发现这间缅寺的位置显得有些不同寻常：之前拜访的缅甸村，寺庙多建于村口或村中干道旁，但 N 村的缅寺却如孤岛悬于村外。这更激起了我的好奇，于是一下火车，我就径直向缅寺奔去。

这是缅寺？当突突车停下时，我不禁觉得讶异。在一片荒地中，一道气派的大门兀自耸立，与周遭的荒芜对比鲜明。门上的文字包括缅文、英文与孟加拉文。缅文告诉世人这是一间公益学校，其余二者声称此地是一所扫盲学校（shiksha/literacy mission），但地图告诉我，这是一间佛寺。穿过大门，微缩版的孟式（Mon）佛塔、缅甸风格的僧堂、精心维护的花圃占据了大院的一半，它确是一间佛寺；但同时，现代风格的教学楼、住宅楼和亭子则环绕着水池，矗立在另一半土地上：这也是一所学校。

院子里有不少人正在“adda”，但看起来既不像工作人员，也不像学生。我赶紧加入他们：“你们缅语说得好棒，是在这里学的吗？”原本期待得到一个肯定的回答，谁知三位 addadhari 一下子陷入了沉默，彼此交换着疑惑的眼神。

“是在缅甸学的。”

“我们是缅甸人……你的缅语又是在哪里学的？”

我赶紧解释了问题的来由，顺带介绍了一下自己。

“哈哈，我们是缅甸人，在缅甸出生。来印度朝圣，借住在这里。”

“那边还有汉语很好的，你要不要去跟他们说汉语。”

与 addadhari 们交谈后，我意识到在寺庙与学校之外，本方土地多身应化：驻寺的僧侣归属缅甸现行的僧伽体系，是僧伽网络的一部分；借助这种网络，朝圣者得以在此落脚。会说汉语的是赴印求医的一家人，来自中缅边境；同样是借助这种网络，他们在异国他乡寻得了庇护，也省下了一大笔开销。学校响应印度政府的号召致力扫盲，同时也为来自吉大港山区的佛教徒家庭提供服务……从缅甸的僧侣、求医或朝圣的百姓，到不同时代迁居周边村镇的吉大港山区移民，各种面孔背后，人们的生命轨迹在此紧紧交缠；作为佛寺，作为庇护所，作为扫盲学校与佛教中小学，各种化身（avatar）彰显不同人群对于这方空间的理解与实践。这让我想起了印度人类学家克雷（R.S. Khare）的研究，也让我想起自己在缅甸南部的田野工作：多数情况下，我们可以从一个特定的空间开始循溯，探究不同人群对宗教的不同理解与实践。



图2 缅寺内的孟式佛塔

图片来源：作者拍摄

此时的我几乎被密集的信息震晕了，但我并未忘记 N 村。我向自己发问：“村庄与这个孤岛之间，会不会有一座车马不绝的桥？”出乎意料的是，前来就医和朝圣的缅甸朋友们无人知晓 N 村的存在。

“你们真的住在这间寺庙里吗？没有见过附近居民来拜佛吗？”

“见过有人来拜佛，但语言不通，就没多问。”

寺里的工作人员跟我解释道，来此参拜的多半是附近村里的 Barua（来自吉大港山区、信仰佛教的一支），他们主要讲孟加拉语。另外，由于缅寺地处偏僻，外出采购物资需请专人代劳；而 N 村有位 M 先生缅语流利，寺里的日常琐事多需仰赖他帮忙。除此之外，缅寺与 N 村并无太多往来，他

本人也只去过寥寥数次。工作人员告诉我 N 村的方位和前往 N 村的大致路径。“只有一公里，大概 10 分钟就能到。”但路径无比复杂，我只能记个大概，便再次踏上了寻访 N 村的路途。

按指引走出不远，我进入了一个村子。路边有几家店铺，为确认自己没有走错方向，我向店主问路。“跋摩村？”第一位店主满脸疑惑，“我不知道，你有电话号码吗？你给跋摩先生打个电话。”

我连忙解释，自己寻找的是缅甸村。“哦哦哦，你说缅甸人，附近有个学校，缅甸村就在那儿。”第二位、第三位店主的答案类似。“Vm 车站附近有个缅甸餐厅，你去那里找找？”第四位店主给出了建议。我有些茫然。工作人员告诉我，N 村比缅甸寺离车站更远，去车站附近寻找恐怕不是一个好办法。这时我已走到了大路边，“那索性去大路上看看吧。”

村口是一家餐馆，没抱太大希望的我进门点了一杯饮料。“老板，您知道这附近有从缅甸回来的人吗？”

“你说的是 Burma Nagar 吧。”

我猛地一激灵：“对对对，您知道怎么去 Burma Nagar 吗？”

“出门右拐往前走，大概 3 分钟就能看到一道门，上面写了 N 村。”

“谢谢！”

根据老板的说法，我向着火车站的反方向，沿着大路走了一段。“要不再问问吧”，我心想，于是我又分别找了三家



路旁的店铺问路，得到的回答一致而笃定：再往前走，不远就到了。终于，矗立在路口的 N 村大门出现在我眼前。

那天晚上回住处之前，我去火车站附近的缅甸餐厅点了一份椰奶面。我突然意识到，Vm 镇就像是一棵菠萝蜜，根植于车站，所有的流动或由此出发，或指向此地，所以餐厅舍近求远，开在车站附近；途经车站的大路是茎干，而路旁的村庄就像是菠萝蜜果。其内部的流动依靠枝桠完成，但不同果实之间的流通微乎其微。从地图上看，Vm 镇的不同村庄之间多以树林或田地隔开（这在其他地方的农村也并不罕见），但地图上相邻的两个村庄，来往竟如此有限，着实令人惊讶。由于之前不了解 Vm 镇的居住格局以及人员流动的路线，此次 N 村之行颇费了一番周章。看来，除了找到合适的起点，了解当地的居住格局以及人员流动情形，对于进入田野、理解田野也颇为重要。



图3 卫星地图上的 N 村，图中橙线为其大致界限。可以看出 N 村连通国道，但与周边村落有明显的分隔。

图片来源：谷歌地图

\*注：回国后几次被问到在印度是如何找到和进入田野的。分享的故事是我晚到的一点答复。文中所涉具体地名、人名均为化名。

责任编辑：李 音 文字审校：董 慧